

史上超典藏版推理惊悚小说全集

The story
of
mystery suspense thriller novels
诡故事
惊悚悬疑小说



虫脸

WORM FACE

大袖遮天等 著

发生在身边的离奇事件不断上演，绝对恐怖，绝对刺激，
让你失声尖叫，心惊肉跳！

著名悬疑作家庄秦、鬼马星、一枚糖果联袂推荐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惊悚悬疑小说

虫脸

WORM FACE

大袖遮天等 著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虫脸/大袖遮天等著. —哈尔滨:哈尔滨出版社,2013.5

(诡故事·惊悚悬疑小说志)

ISBN 978-7-5484-1157-4

I. ①虫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恐怖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99358号

书 名:虫脸

作 者:大袖遮天等 著

责任编辑:李金秋 苏 莉

责任审校:李 战

封面设计:琥珀视觉 高鹏博

出版发行:哈尔滨出版社(Harbin Publishing House)

社 址: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一街349号3号楼 邮编:150028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

网 址:www.hrbcbbs.com www.mifengniao.com

E-mail:hrbcbbs@yeah.net

编辑版权热线:(0451)87900272 87900273

邮购热线:4006900345 (0451)87900345 87900299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

销售热线:(0451)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11.5 字数:100千字

版 次:2013年5月第1版

印 次: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84-1157-4

定 价:18.80元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,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。

服务热线:(0451)87900278

本社法律顾问: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

目录

变脸	大袖遮天/1
变影	大袖遮天 /23
虫脸	大袖遮天 /67
平克顿智破火车大劫案 ...	公子 /93
普鲁托的谋杀	公子 /105
上帝保佑	夜先生 /124
食人妖	王雨辰 /145

变脸

大袖遮天

天气异常闷热,太阳并不强烈,天空中笼罩着的厚厚云层将热气包裹在地面之上,徐秀明感到自己仿佛是蒸笼内的食物,正在热气的熏蒸之下慢慢溶化,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朝外冒汗,然而那汗水还未畅快淋漓地流出来,就已经被蒸发,只剩一层黏糊糊的汗渍附着在肌肤之上,无法拭去,也无法摆脱。徐秀明掏出镜子看了看自己精心化妆的脸,堆积在脸上的高级化妆品似乎已经被这汗水的蒸汽氤氲退色,面目有些模糊起来,原本棱角分明的面孔看起来像隔着一层雾一样不甚鲜明,竟仿佛不是她自己了。她连忙掏出吸油纸擦了擦脸,又补了一点儿妆,左右端详许久,这才满意地将镜子收好。

身后有人“噎噎噎”地跑了过来,一只潮湿的热手拍了拍她的肩膀,她叹了一口气,转过身去,魏彬那张同样被汗渍模糊的脸出现在面前。

“前面堵车了!”魏彬大声说,“公交车被堵住了。”说完他朝地面吐了一口唾沫,又用皮鞋底蹭了蹭。徐秀明皱着眉头,注意到他那双刚刚

擦得锃亮的皮鞋不知什么时候又变得灰溜溜的了，出门之前熨得笔挺的西装也出现了几条明显的褶皱——这个人始终是烂泥扶不上墙，无论你怎么努力，也不能使他变得更加体面一点儿。

“打的吧。”她冷冷地说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对魏彬说话开始采用这种语气了，有时候连她自己也觉得这样做很过分，但是对于魏彬这样的人，你还能指望一个女人做什么呢？

“打的？”魏彬叫了起来，他的嗓门引来周围人的侧目。徐秀明悄悄移开一点儿身子，和魏彬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以免别人看出他们是一起的。

“没必要打的！”魏彬维持着高嗓门说道，又咳嗽一声，朝地上吐了一口浓痰，“转到下一个街口就有公交车了。”他习惯性地伸脚想去蹭刚才吐出来的痰，徐秀明的胃痉挛了一下，连忙将他拉开，他猛然醒悟到这个动作一向是被她所厌恶的，连忙讨好地笑了笑。

徐秀明将头偏过去，不看他那张因为讨好而变得更加猥琐的脸：“打的吧，我不想走了。”

“好吧。”魏彬点了点头，不再说什么，但是他的嘴一直在小幅度地动着，偶尔还会发出一点儿含混不清的声音，徐秀明知道，他又在自言自语了，不用说，他一定是在盘算打的到凯华大酒店需要多少钱。这种锱铢必较的性格让徐秀明深感厌恶，她实在不明白自己当初为什么会嫁给这样一个人。

也许这就是命运吧，徐秀明感慨万分。

的士从另一个方向拐了过来，闪亮的车身上映出魏彬四肢伸展的影子，徐秀明有些惊讶地回过头去，发现魏彬正在自己身后对的士司机挥舞着双手，嘴里急切地呼喊着：“这里这里……”

的士停了下来。趁魏彬和司机讨价还价的工夫儿，徐秀明赶紧钻

进了车内。

“30 块,好不好?”魏彬还在据理力争。

“打表好了。”的士司机的语气十分不耐烦。

“30 块!”魏彬伸出三根手指在车窗外晃动着,仿佛没听见司机说的话。

司机火了,对徐秀明不客气地吼道:“下车,我不载你们!”

徐秀明觉得狼狈不堪,心中暗暗恼恨魏彬给自己丢脸,嘴上却不卑不亢地道:“你想拒载吗?”不等司机回答,她又用同样的语气对魏彬道:“老魏,我们走,你记下这辆车的车牌号。”说完不慌不忙地下了车。

“一对神经病!”司机骂了一声,飞快地开走了。

魏彬认真地在手机上输入车牌号码,徐秀明将他的手机夺过来,消除掉刚刚输入的信息。

“怎么?”魏彬不明所以地看着她。她懒得解释,指了指马路远方,又一辆的士开过来了。魏彬再次热切地跑上前去,高举起手臂,挥舞着,叫喊着,迎接那辆肮脏的的士。

徐秀明实在看不惯他这种卑微的神态,不自觉地撇起了嘴,转过身去。

的士行驶到两人跟前,放慢了速度,眼看就快要停下来了,魏彬迫不及待地扑到的士窗口,正要再次讨论价格问题时,司机的目光猛然越过魏彬朝后看了看,那双眼睛蓦然瞪大了,仿佛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

“怎么了?”魏彬还没有来得及将这句话问完,便发现自己的衣领被一只手拎了起来,他在那只手的作用下不由自主地转过身,一张硕大的紫色脸盘儿占据了他全部的视线,同时扑面而来的,还有一股令人作

呕的腥臭味。他回过神儿来之后,才发现抓住他的是个疯女人,满头方便面般卷曲纠结的长发,上头沾着些白色的呕吐物,那张紫色的圆脸似乎肿胀得有些透明,正望着他“嘻嘻”地傻笑。他感到一阵反胃,用力想要将那女人推开,谁知女人的力气极大,一双手仿佛铁箍一般扼着他的肩膀,让他动弹不得。

“哎,哎,这是怎么搞的?”魏彬慌张地挣扎着,回过头来看了看司机,司机抛给他一个同情的目光,便将车子开走了。

徐秀明听到魏彬的喊声,露出一个厌恶的神情,慢慢地转过身来,眼前看到的一幕让她大吃一惊。她慌忙冲过来想要帮忙,然而那女人全身脏得像一堆垃圾,让她无从下手。她只好厉声命令那女人放手,并且大声命令魏彬使劲儿,眼角瞥到一把横倒在地上的扫帚,便不管不顾地拿起来,对着女人身上一通乱打。

“啊!”疯女人挨打之后尖叫一声,便凄厉地哭了起来,边哭边委屈地看着魏彬,用力摇晃着他,口齿不清地喊:“爸,爸,她打我!”

魏彬被她摇晃得头晕眼花,带着哭腔道:“我不是你爸,你快放开我!”

“爸,爸,疼!”疯女人左右躲闪着徐秀明的扫帚,哭泣着对魏彬喊着。

徐秀明并没有用太大的力气,她只是想让疯女人放手,岂料对方虽然满面畏惧,那双手却始终不曾放开。

三人正在纠缠之际,忽然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:“丽丽!”说话间女人已经冲到了三人面前,那疯女人一见这女人,忽然变得老实了,全身仿佛被抽去了空气一般,立时萎靡下来。

“还不松手?”女人呵斥着,将丽丽的手从魏彬肩膀上掰开,一边骂

着丽丽，一边对魏彬和徐秀明赔笑道歉，当她的目光从魏彬脸上掠过时，如同磁碟被骤然卡住一般，整个人都震了一下，全部的动作都停了下来。

“吓死我了。”魏彬鼓着腮帮子出了一口长气，“妈的，这是你家的疯子？”

那女人没有回答，只是怔怔地看着魏彬，徐秀明感到她神色怪异，不由得盯着她多看了几眼，这一看，才发觉这女人有几分面熟，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一般。

“卓明亮！”女人突然靠近了魏彬，颤抖着喊出这几个字，“你没死？你没死！你没死！”不等魏彬反应过来，女人的拳头已经擂鼓般落到了他身上，眼泪仿佛河流般从脸上淌下来：“你原来没死，这么多年你死到哪里去了？没良心，你没良心……”

“你神经病啊？”魏彬朝后躲闪着，“神经病！”他惊惶不安地看着徐秀明。

徐秀明在旁看了半天，终于想起这女人是谁了，她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——印象中的这个女人是白皙而秀丽的，但是眼前的她，满面乌黑，每一条皱纹里都掺杂着烟尘，那一头原本乌黑油亮的头发已经变得花白——只不过十年，她就老成这样了？徐秀明怀疑自己是不是认错了人，她试探着喊了一声：“姚敏？”

女人又是一震，她迟钝地转过脸望着徐秀明，浑浊的目光凝视了她许久，这才缓缓地、疑惑地问：“徐秀明？”

“姚敏？”魏彬听到这个名字也愣住了，“你是卓明亮的老婆？”

姚敏听到他的声音，又转过头来凝视着他：“卓明亮，你还在跟我装？”

魏彬急了，因为着急，他反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两只手在裤子上使劲儿搓来搓去，额头上的皱纹拧成了一堆。

“他不是卓明亮。”徐秀明说，“他是魏彬。”她好奇地看着姚敏——也许十年前的那场刺激太过严重，让她有些神志不清了吧？她记得卓明亮的相貌和魏彬相去甚远，那是一个那样容貌的人……她开始回忆卓明亮的容貌，然而，她发现自己脑海里的卓明亮已经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影子，再也无法辨识出真切的容颜来了。

也许，十年时间太长了，长得已经足够忘记一个人的样子，她想。

魏彬也在回忆着卓明亮，和徐秀明一样，他也不记得卓明亮的样子了，但是自己和卓明亮的相貌毫无相似之处，这点是可以肯定的，卓明亮是公司里出了名的猥琐男人，而自己一向是以高大帅气著称的……姚敏一定是神志出了毛病！他肯定地点了点头，又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，一边用脚蹭着，一边看着姚敏，为她衰老得如此快的容貌而震惊。

姚敏惊讶地看着他们，一只手紧紧拉着丽丽，丽丽一双眼睛骨碌碌地转动着。

看了十多秒钟，姚敏忽然笑了起来：“你们搞什么？”她起初是小声地笑，到后来便笑得有些疯狂了，让魏彬和徐秀明忍不住后退了几步。

“你们在搞什么？”姚敏厉声问道，“十年了，你们骗了我十年！”她的眼泪一直没有停止过，任由那些泪水在衬衫上落下点点的泪痕，且哭且笑且怒地指着徐秀明和魏彬，疾言厉色地问着，“你们为什么要骗我？”她的声音十分强硬，听起来有些恶狠狠的意味，这让一旁的丽丽恐惧地哭了起来：“爸，爸……”丽丽来拽魏彬的衣襟，被魏彬躲开了。姚敏又是一阵大笑：“连丽丽都认出你来了，卓明亮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”

魏彬急得直跺脚：“姚敏你疯了！”

徐秀明冷冷地看了一会儿，拉着魏彬道：“我们走，别理她。”她觉得姚敏不可理喻，看看手表，约定的时间也快到了，她不打算在这里继续耗下去。

“想走？”姚敏冷笑着，“不交代清楚就想走？想得美！”她忽然扯开嗓子大喊起来，“三叔、七公，你们快来呀！卓明亮没死，他在这里，他不肯认我们母女呀……”

“快走！”见魏彬还想解释，徐秀明当机立断拉着他朝前跑去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姚敏拽住了魏彬的两只胳膊，并且命令丽丽拉住魏彬：“丽丽，他是你爸，拉着他，他不要咱们了！”丽丽一听母亲的命令，立即扑上来紧紧抱住了魏彬的腰，鼻涕眼泪口水将他的衣服弄得一塌糊涂，魏彬和徐秀明使劲儿挣扎，却始终没办法摆脱两个失去理智的女人，一时间，哭声、骂声、吼声、哀号声混成一团，路上行人纷纷侧目。

几个男人的加入平息了这场纷乱，那几个男人将姚敏母女拉开，却不肯放徐秀明夫妇离开。姚敏母女早已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魏彬也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徐秀明正要开口说话，其中一个男人已经指着魏彬惊奇地喊道：“卓明亮！”

姚敏蓦然抬头，停止了哭泣，丽丽感染到母亲的气息，也停止了抽泣。

“放屁！”魏彬终于咆哮起来，“我不是什么卓明亮，你们全都疯了！”

徐秀明没有说话，她紧紧地捏着魏彬的衣角，竭力想要回忆起卓明亮的容颜——依旧记不起来，然而，这几个男人都认为魏彬就是卓明亮，他们当然不可能都是疯子，难道卓明亮真的和魏彬长得如此相似？

她使劲儿摇了摇头——不对，她和卓明亮见面的次数虽然不多，但是那个人的容颜和魏彬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太大，不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同一个人。

她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卓明亮的情形。那是十年前的事情了，那个时候，她刚从外地调到这座城市，对魏彬的同事都不熟悉，是在魏彬出差前的那天晚上，她才见到了卓明亮。她记得……不，她还是不记得卓明亮这个人的形象，可是她记得他说过的话。一进门，卓明亮就讨好地称她为“嫂子”，实际上，他的年龄比魏彬还要大半岁。嗯，十年了，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，可是魏彬出差前的那个夜晚的事，她记得清清楚楚——卓明亮是一个天生就习惯于讨好别人的男人，尽管他当时穿着崭新的衣裳，看起来却还是皱巴巴的，给人一种站不直的感觉。他总是弯着腰跟在魏彬身后，魏彬说什么他都随声附和，这让她十分厌恶，而当她明显地露出厌恶的神情时，卓明亮总是嬉笑着道：“嫂子看我不顺眼吧？没关系，谁都看我不顺眼，我知道。不过我这人不坏，就是看起来很讨厌。”一个人这么说自己，让徐秀明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倒是魏彬很爽朗地笑了：“明亮，别这么说，其实你挺有才华的。”是啊，魏彬是这么说的……徐秀明似乎又看到了魏彬当时那个笑容……但是，记忆真的模糊了，她连魏彬当初的笑容是什么样子也不记得了，只记得他一笑起来，仿佛整个房间都亮了，魏彬一直都是这么个人……想到这里，她看了一眼魏彬，他正弯腰驼背地向那些人辩解着，他弯腰驼背的样子看起来就像一棵腌菜，裤腿完全拖到了地上，而当他偶尔直起腰来时，裤腿又高高地吊了起来，露出一小截惨白的脚踝……十年了，卓明亮已经死了，而魏彬也变成了这样一个猥琐的男人……她的脑海里迅速掠过卓明亮死时的模样，不由打了一个冷战。

“……卓明亮已经死了，还是你们亲自送他去火葬场的，你们不记得了？”魏彬满头挂着油汗，结巴着向那些人说道，“我是魏彬，卓明亮的同事……”

那些男人紧紧盯着他，一个男人摇头道：“你就是卓明亮，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，绝对不会认错。”其他人也纷纷点头，一定要魏彬承认自己就是卓明亮，并且要他交代十年前是怎么回事，有人还怂恿丽丽扑到他肩头上叫爸爸。徐秀明疲倦地看着这一切，掏出手机道：“报警吧，看警察怎么说。”她知道今天是无法赴约了，她和魏彬的衣服都被那两个女人弄得龌龊不堪，现在能够离开这里就是幸事。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将魏彬认做是卓明亮，她也懒得多想，太阳出来了，晒得人全身发软……

警察很快就来了，事情变得很简单，魏彬掏出身份证给警察看了看，并且让他们打了个电话去公司求证，警察便将他们放了。尽管姚敏那一伙人还是不依不饶，但是在警察面前，谁也无法多说什么。

魏彬和徐秀明坐进了的士，车子开动时，姚敏的呼喊声犹自传来：“明亮，你回来……”他们从后视镜里看到姚敏踉跄追赶的身影，时光仿佛在这一刻与十年前重叠了，两人都感觉身上有些发冷。

十年了，那些他们已经忘记的事情，原来一刻也没有被遗忘过。

“卓明亮的事，你记起来了么？”徐秀明看着前方，马路像胶片般被卷进了车轮底下。

魏彬摇了摇头——他依旧不记得卓明亮是怎么死的。他将头靠在座椅后背上，闭上了眼睛，让自己回到十年前的那个时候。他脑海里模模糊糊浮现出一个猥琐的形象，似乎是卓明亮正讨好地望着自己……接着他便头疼起来——和往常一样，这件事他没法深想，一想就头疼。

他只记得那时候他们一起出差，路上出了车祸，卓明亮当场就死了，自己也受了重伤，此后脑子一直不太灵光，自己的事忘了一大半，倒是卓明亮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……想到这里，他感到有些不对劲儿，斜望了一眼，发现徐秀明也在朝自己望过来。他心中一震，连忙把眼睛别开了。

两人默不做声地坐着，直到车子停下来。车一停，魏彬便掏出一张钞票递过去，大大咧咧地道：“不用找了！”徐秀明看了看，计价表上显示的车费是 39 元，魏彬递过去的是一张 50 元的钞票——先前砍价砍到 30 元，现在却又故作大方，这让徐秀明更加生气，狠狠地瞪了魏彬一眼，她自己开门下了车，魏彬紧跟着走了下来。

下车后徐秀明才发现，不知不觉还是到了凯华大酒店。魏彬很兴奋，抬脚就朝酒店内走去，看着他猥琐的背影，徐秀明脸上一阵发烧，正要追上去将他拉回来，耳边却听到有人在叫自己：“秀明，你总算来了！”她苦笑一声转过身去，一大群老同学从酒店门口露天茶座内走了过来。

看来是无法避开了。十年来头一次的大学同学聚会，就要在这种丢脸的情况下参与了。她暗自叹了口气，不去注意魏彬，以免打击自己的信心。扯了扯衣襟，捋了捋头发，她微笑着迎了上去。同学们很快把她围在了中间，拉着她问这问那，有人问：“魏彬呢？没跟你一起来？”

“那不是嘛！”徐秀明指着魏彬道。魏彬已经走到了酒店门口，正和酒店门卫大声争吵着，门卫努力向他解释着什么，魏彬显然什么也听不进去，挥舞着拳头大叫大嚷，还朝地上吐了一口痰，用鞋底在地上蹭来蹭去，门卫说：“先生，这里不能随地吐痰！”这话让魏彬跳了起来，太阳穴边的青筋跳得老高，破口而出的一串粗话，让聚会的同学目瞪口呆。

呆，徐秀明的脸红成了猪肝色。

“这人真没素质。”这次聚会的组织者朱兵笑道。

“是啊。”几个同学随声附和。

这话让徐秀明恼羞成怒了。虽然魏彬实在丢人，但众人明明知道他就是自己的丈夫还这么说，未免太不把她放在眼里。她一向脾气不算很好，此时更是拉长了脸，冷冷地道：“谁没素质？没弄清楚之前不要乱说！”

“你怎么了？”朱兵感到万分惊讶，“又不是说你。”说完这句，眼看徐秀明脸色更加难看，他连忙岔开话题：“魏彬呢？在哪儿？你不是说他来了吗？”

“那个没素质的就是！”徐秀明没好气地道，“才十年没见就不认识了？”

众人沉默了一小会儿。

在这沉默的当口儿，徐秀明跑过去使劲儿拉了魏彬一把，魏彬回头看了看她，指着门卫说：“他不让我进去……”

“走，别丢人了！”徐秀明低声怒吼道。

魏彬怔了怔，看了看徐秀明的脸色，这才收敛了气焰，随着她走到聚会的人群中。两人一前一后地走着，同学们望着他俩，神色都有些尴尬。

“这就是我们的同学？”魏彬指着这一大群人，不客气地问徐秀明。

徐秀明的脸再次涨红了，她点了点头，连忙对大伙解释道：“魏彬出过车祸，以前的记忆都丢了。”

“哦。”同学们疑惑地望着魏彬，点了点头。

“大家好！”魏彬热情洋溢地挥着手掌，俨然明星出场的阵势。徐

秀明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朱兵最先回过神来，他拉住魏彬的手用力握了握：“魏彬，好久不见，你的变化可不小！”

“对不起，我脑子有问题，不记得你是谁了，是哥们儿，对不？”魏彬大大咧咧地道。

“对，哥们儿！”朱兵笑着把魏彬朝酒店内推，同时不露声色地看了徐秀明一眼。

大家簇拥着魏彬到了酒店的包房，四散开来之后，唱歌的唱歌，跳舞的跳舞，聊天的聊天。魏彬虽然不记得什么人了，但好在性格是逢人就熟，很快和那几个唱歌的人打成了一片，不停地抢着话筒，满场都是他变调的歌声。有几个同学互相递过一个饱含深意的眼神，离开了话筒前的沙发。

“秀明，你来一下。”朱兵和那几个同学把徐秀明拉到阳台上，把阳台门关上，室内的嘈杂便被阻隔在了门外。

“什么事？”徐秀明问。

“魏彬……”朱兵指了指门内，“他整过容？”

“怎么这么说？”徐秀明生气地问。

“朱兵没别的意思。”另一个同学马跃新连忙解释道，“我们几个大学时跟魏彬同寝室，是铁哥们儿，虽然十年没联系了，但也不至于忘了他的长相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迟疑了一下才接着说，“我们说话你别见怪，这个魏彬，跟我们认识的那个魏彬，绝对不是同一个人！”

“什么？”徐秀明感到自己应该生气，但偏偏没生气，相反，马跃新的话让她心中“咯噔”了一下，她想起来凯华酒店的路上所发生的事情，心头掠过一丝疑云。

“这个人如果没整过容的话，绝对不会是魏彬。”马跃新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，似乎觉得这样说还不够，又补充了一句，“就算整过容，也不可能是魏彬！”

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徐秀明压抑着心头翻滚的疑云问道。

朱兵和马跃新对视了一眼，露出为难的表情，似乎不知如何开口。另一个同学曹建接过话头，慢条斯理地说开了：“你这么优秀，当年找谁我们都会生气，唯独找了魏彬却让我们没话说——魏彬是我们这伙人里最有女人缘的一个。”他朝门内努了努嘴，“你看他那个样子，会有女人缘吗？”徐秀明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，那意思就是，以徐秀明当年在大学里的风头，看上的人怎么可能不够优秀？换言之，她既然看上了魏彬，魏彬就不可能是现在这样一个人。

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徐秀明努力回忆大学时的魏彬，然而脑海里只要一想到“魏彬”这两个字，就不由自主地冒出一个目光闪烁、面容猥琐的男人，大学时代的魏彬被这个男人完全掩盖了，偶尔冒出一点儿痕迹来，也很快消失了。

“魏彬当年是什么样？”她不由自主地问。

这话让其他几个人愣了一下。马跃新回过神儿来，很快道：“魏彬当年身材很好，喜欢运动，性格开朗，喜欢笑，因为长得帅，所以很注重自己的外表，穿衣服很有品位，似乎什么衣服只要是他穿的都好看。他为人慷慨热情，对朋友讲义气，当然，对你可能有点儿大男子主义，只要你多看哪个男生一眼，他就发脾气。”这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，徐秀明也跟着笑，心里却满是苦涩——尽管马跃新这样描述，她却还是无法回忆起大学时代的魏彬，那个讨人喜欢、有品位的魏彬，似乎已经完全消失了，只剩下现在这个让人看了就从心里产生反感的丈夫。现在的